

婚纱与红毯

我上了岸，吴小兰忽然好像发狂了一样，她明明大着肚子，却还是直接跳下了船，不停地用拳头砸着我，大哭着骂我：「人渣！你这个人渣！你杀了我老公，你这个杀人犯！」

我平静地说：「你是要替他报仇吗？好，我给你机会。」

我打开了车子的后备箱，从刚才那工具箱里拿出了锤子递给她。

吴小兰愣住了，她呆呆地看着我手上的锤子，而我继续说：「你如果想让我付出代价，那你可以拿着它砸我脑袋上。」

她猛地夺去了铁锤，高高将那铁锤举起：「你以为我不敢吗！」

「我真的不在乎你敢不敢。」

吴小兰紧紧抓着铁锤，那铁锤在空中摇晃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没砸下来。

我说：「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份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呢？」

「法.....法律会让你付出代价！」

「真好笑，我愿意为了心爱的那个人奉献一切，哪怕是牺牲自己也要讨回公道，你却不行。」

我抓住了铁锤，将那铁锤丢到后备箱里。

这一瞬间，吴小兰直接坐在了地上，她抽泣着，而我冰冷道：「你来找我这么多次，现在给你机会了，你却连报仇的勇气都没有。既然没有那份觉悟，又何必把自己演绎得那样深情？我对范正豪的恨，就是宁愿毁了我自己，也要把他一起葬送。」

吴小兰捂着那大肚子，脸上的表情有些痛苦，却还是在哭着。

我懒得搭理她，直接上了自己的车。

我发动了车子，然后看了看后视镜。

开出一点距离，通过后视镜还是能看见吴小兰捂着肚子，坐在那地上。

我叹了口气，将车子倒退，停在了吴小兰的身边，打开车窗与她说：「你是在演戏吗？」

她抬头看着我，那眼神充满了恨意，但那痛苦似乎不是能演出来的。

她喘着气：「好像.....好像要生了。」

「那你可以先坐在这儿看看风景，这里虽然人少，但总会有人经过。然后你可以叫他送你去洗浴中心洗个澡，换一身干净的衣服，然后再去医院生孩子。或者你忍忍痛，自己走路去医院，我估计是来得及。」

吴小兰痛苦地说：「我是.....我是第二胎。」

我皱起眉头，看着那无助的吴小兰。

「第二胎么.....」

在犹豫一会儿后，我终于还是打开了车门：「上车，我送你去医院。」

她痛苦地说：「我.....我不要你假惺惺。」

「你真的每次说话都能刷新我的三观下线。」

我一把抓起吴小兰，也许是有些用力了，她吃痛地说：「你弄痛我了！」

「那又怎么样，我在乎你么？」

我将吴小兰带上了车，然后发动了车子。

她坐在座椅上，抱着肚子一直喘气：「你杀.....杀了我老公.....你还送.....送我去干什么.....」

「孩子是无辜的.....」我开着车，冷冷地说，「我讨厌范正豪，我也讨厌你。可你肚子里的那个小孩没做错过什么，他即将来到这个世界，即将看到这个世界。」

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

那天我也是送着要生产的妻子去医院，范正豪夺走了我的爱人和我的孩子。

可是今天.....

我却为了让范正豪的孩子平平安安出生在这个世上，开车送他的爱人去医院。

那是我妻子曾经坐着的地方。

我紧紧抓着方向盘，忽然问吴小兰：「喂，你出过轨么？孩子是范正豪的么？」

她睁大眼睛看了我一眼，最后咬牙说：「没有！当然是他的！」

「哦，那可惜了，多么希望你出过轨，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。」

还是那家医院。

当我停下车，吴小兰挣扎着下了车，我走到她的身边，一把扶住了她。

她挣扎着说：「我不要你扶我！我已经在人行道上了！」

「还是扶着吧.....」我说，「她当初也在人行道上。」

吴小兰顿时没说话了，她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
我带着她进了医院，将她送去了妇产科。

范正豪家里果然很有钱，护士见到了吴小兰，直接就认出了她，而且还将她带去了私人产房。

进产房前，吴小兰扭过头来，死死地看着我说：「我会报警的.....等我生完孩子，我一定会报警抓你！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都跑不掉！」

我说：「给孩子积点阴德，管管你那张破嘴如何？」

我看着她进去了，自己则是坐在了医院的长椅上，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，静静地发着呆。

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.....

他的父亲是亲手杀了我孩子的人.....

我却要让他孩子好好降生在这个世上。

要是妻子知道这件事情，她会怎么与我说？

我的选择.....算是对的吗？

我傻傻地坐在椅子上，也没有地方可去，等待着结果。

两小时后，护士终于从产房里出来了。

产房里传出了啼哭，哇哇哭着。

她说：「孩子生得比较急，但母子平安，是个儿子。」

我走到产房门口，往里面看了一眼。

吴小兰满头是汗，一名护士抱着孩子，站在她的身旁。

我看着那孩子，不知道他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不知道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人生。

然而.....他好好地出生在这个世上了。

他将被人呵护，学会走路，时常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迷茫。

我那没能出生的女儿没经历的，他都会去经历到。

吴小兰看了我一眼，她咬了咬嘴唇，刚才还扬言要报警抓我的她，现在却没有讲话，而是虚弱地对我招了招手。

我走了进来，傻傻地看着孩子。

他的手好小.....皮肤看着红红的，能清楚看见他脑袋上的毛细血管。

原来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有些丑。

他啼哭够了，眼睛有些睁不开，睁着一条缝看我。

吴小兰忽然说：「你想过给你的女儿起什么名字吗？」

我说：「陈念月，昨天因为某些事情才想到的。」

「你老婆叫韩轻月，是一直思念她的意思吗？」

「嗯，念字还有第二层含义，反正也象征着永不分离。」

护士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了出去，吴小兰的额头上都是细汗，她侧过头看向窗外，说：「我老公是个喜欢游手好闲的人，他仗着家里有钱，总是不肯上进，而且还经常闯祸。可他对我很好，对孩子也很好。不管他玩得有多野，只要我瞪他一眼，他就会乖乖地去照顾孩子.....我生第一胎坐月子的时候，婆婆使劲地给我盖被子，不让我吹空调，说是怕我着凉，他气得和婆婆大吵一架。」

「然后呢？」

「然后婆婆气哭了，说儿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和她吵这么凶，有了媳妇就不要妈。后来我老公在我身边也哭了，他说心疼我，但是又怕妈妈难过。他总是这样，孝顺的同时又喜欢对我好，对我好的同时又在意婆婆。结婚两年后，家里一点婆媳矛盾都没有，因为每当有问题，他都会往自己身上扛。」

「这点看不出来。」

「他很疼我，照顾孩子很辛苦，他总是在家当奶爸。孩子半夜要喂奶，也是我把奶储存起来，他会给我戴上耳塞，孩子一哭他就立马起来，生怕吵着我睡觉。」

「嗯，他是对你挺好。」

「他酒驾出事的时候，我狠狠地骂他，也狠狠地打他，他就像木头一样站在原地给我打，然后他就哭，怕自己进监狱了会被欺负。我其实也害怕，我老公爱吹牛，可其实胆子比谁都小，家里有只蟑螂都要跑来跟我喊救命，要我保护着他。」

「他本来不会死，但他后来还是酒驾了。我去找他的时候，刚开始给过他机会，让他好好做人，但是他没听。其实一开始也没想过让他死，但他自己跳下去了，我觉得为他搭上自己不值得。」

「是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很蠢很蠢的人，永远也学不会教训，给家里宠坏了。可就是那样一个蠢的人，也有让我在乎的地方。一个人无论多么差劲，其实都有人在意他们，我终归不是路人，我没法像别人评价一句死得好，我脑海里全是他曾经对我好的回忆。我爱上了一个很差劲的人，我也知道他很差劲，但人心不是石头做的，能说放下就放下吗？」

我抿了抿嘴。

一个死了，一个又出生了。

死亡与新生。

生命其实是那样宝贵。

如果当初范正豪没有选择第二次酒驾，他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。

吴小兰吸了吸鼻子，她说：「你之前隐藏了这么久，为什么突然带我去看他？」

「我不想告诉你答案。」

「我还是会报警抓你，可我有句话早就该和你讲了……」她说，「对不起，即便这样什么也不能挽回，但是……我们对不起你。」

我说：「无所谓了，我也做了对不起你的事。」

我们没有话能再说，我转过身离去，与她已经没必要说下去。

我离开医院回到车上，又忍不住看了眼当初妻子坐的位置，轻轻地说：「她终于真正地道歉了，但其实我啊……还是很讨厌他们夫妻俩。」

我发动车，离开了医院。

市内的私人会所，就是韩若雪的婚礼现场。

王小俊家里结婚急，但酒席又怎么可能是那么好订的呢？

也多亏他家里钱多，他大伯有一个私人会所，就在这会所里办婚礼，还请了厨师过来。

当我过来的时候，就看见私人会所门口停着一些车了，大门口放着王小俊和韩若雪的婚纱照。

婚纱照上，还有一行字：「王小俊 LOVE 韩若雪——欢迎参加我们的婚礼。」

我进了会所大门，里边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后门又是一个大门，果然磅礴大气。

这走廊的两边，摆满了鲜花，墙壁上挂着韩若雪和王小俊的婚纱照，每个相框都是精心制作的，他真的很舍得为韩若雪花钱。

我走到登记处，这里的人客气地与我说：「你好，请问叫什么名字，男方亲友还是女方亲友，随多少礼？」

我说：「女方亲友，陈识，随礼二十万。」

负责记账的人愣住了，他猛地抬起头，呆呆地看着我，说话都有些变音：「多少？」

我说：「二十万，能刷卡么？」

「可.....可以刷我们会所的 POS 机。」

「嗯，刷卡。」

我掏出银行卡刷了，手机也收到了短信：「【农业银行】您尾号 5412 账户 15:33 完成支付交易人民币-200,000，余额 45.12。」

几个负责记账的人都是傻傻看了看我，最后连忙将这笔大礼记在了最顶上。

我又进了门，一推门进来，就看见王小俊在教服务员们一会儿该怎么做事，他见到我连忙说：「姐夫你来了啊？若雪在临时化妆间，就在那.....她说你来了就去找她。」

我点点头，其实我对他还挺陌生，被他叫姐夫感觉不太适应。

他指了指宴会厅门口，那边果然有个独立的小房间。

我走过去，敲了敲门。

「进来。」

得到韩若雪的答复后，我推开了化妆间的门。

等看见她，我却愣住了，忍不住呢喃道：「轻月.....」

婚礼明明还有一小时就开始了，她却没扎头发，将头发放了下来。

那一身雪白的婚纱，与我朝思暮想看着的照片一模一样。

「我去了那家婚纱馆，特意要了姐姐当年穿的婚纱.....」韩若雪轻声说，「不是同款.....就是那一件。」

我呆呆地看着她，而她站起身，一步一步朝我走来。

我说：「一模一样。」

「只有这个不一样哦.....」韩若雪抬起手，给我看她手指上硕大的钻戒，「你看，够大吧？姐姐当初那个是假的，而且比这个小多了，我的感觉就是.....超！级！贵！」

我笑着说：「有多贵。」

韩若雪眨巴眨巴眼睛说：「足够让我心疼到哭，其实我当时只是多看了几眼，但他却斩钉截铁地要买。他这方面还挺细节的，什么东西我多看几眼，他都会记在心里，他以为我喜欢，就使劲给我买。或者什么菜我多吃几口，他也以为我喜欢，就把那道菜给我早中晚饭连着做好几天，把我吃吐了。」

「他倒是舍得给你花钱，不愧是富二代。」

「刚开始也觉得他除了有钱以外，其他啥也不行，在女孩子面前真是傻乎乎的。后来相处久了，发现其实他人也不错，人傻这一点慢慢教吧。」

我被逗得笑了笑，韩若雪走到我的身边，我回过头，那是一片长长的红毯。

此时此刻，我真感觉仿佛妻子就站在我的身边，回到了我们结婚的那一天。

我转头看了看韩若雪，轻声说：「陪.....陪我走一段，好吗？」

「真是奇怪.....」韩若雪说，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」

她对着王小俊招了招手，王小俊连忙就跑了过来。

随后她摘下了婚戒，放在他手上：「拿好，别弄掉了，我陪姐夫走一段。」

王小俊有些委屈地说：「我知道姐夫救过你的命，我老婆的救命恩人我肯定要报答啊！可是中间.....中间那条主道不能走，对我俩不吉利的。」

韩若雪噗嗤笑道：「傻子，不止主道不走，两边我也不走，我们去宴会厅外面的走廊。」

王小俊顺从地点头：「那倒是没问题.....说好了，只能在外边走廊啊！」

「没问题的啦，放心。」

韩若雪扯住我，带我往外头走。

她的身上没有了香水味，带着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。

等来到了走廊门口，我俩看着前面的红毯，她忽然挽住了我的胳膊，轻轻地贴着我。

我转过头看向她。

风儿轻轻吹动了她的秀发，而她将头发捋到耳后，温柔地与我说道：「宝宝.....走吧。」

我鼻子一酸。

差点落下了泪。

红毯上，韩若雪一直挽着我，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得很慢。

每一步，都让我仿佛回到曾经。

当初与她走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。

韩若雪说：「姐夫，其实姐姐曾经跟我说过一些话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她和我说过.....你总觉得能和她在一起是幸运的，其实她觉得幸运的人是自己。」

「是吗？」

「她说啊，你们在一起好久好久了，可她每一天醒来，都宛如第一天跟你恋爱。她每天都是抱着幸福睡去，每天又是满怀期待地醒来。我想姐姐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有个人能一生都把她当宝贝去宠爱。对于男人来说，坚持一天是欲望，坚持一年是伪装，可你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.....」

她忽然停住了脚步，转身看着我。

韩若雪抬起头，与我保持着对视，她很认真地说：「姐姐这一生是短暂的，可她获得的幸福，已经是别人的好多好多倍了。我知道你很想念她，可你从来不曾亏欠过她。我想代替她跟你说声谢谢，今天之后我也是人妻了，我希望能拥有和你俩一样的感情。」

我轻轻嗯了一声。

韩若雪咬着嘴唇，她的眼眶慢慢湿润，撅起了小嘴，说话有些呜咽：「要是.....要是姐姐能看到我结婚就好了。」

「不要哭，妆容会花。」

我轻轻拭去了她的泪水，而她也强忍着不再哭。

这时，大门忽然来人了。

是刑警二队的那些人，原来韩若雪也邀请了他们。

毕竟认识那么多年了。

苏清河走在最前面，他看着有些虚弱无力，脸色都是苍白的，其它人们一进来就看着我，甚至不自觉扩大了自己走路的范围，明明只是朝着宴会厅走来，却已经呈包围之势。

要来逮捕我了么？

苏清河走到我们身前，他停住了脚步，轻轻地说：「恭喜你。」

「谢谢。」韩若雪点了点头。

她没有去注视苏清河，而是更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。

在这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里，也许他俩也幻想过无数次与对方交换婚戒的画面。

然而今天，她是新娘，他是嘉宾。

纵然爱到了骨子里，命运的车轮却总是用力地碾压而过，谁也抵抗不了。

「陈识.....」

一名刑警忽然朝我走来，苏清河却一把顶住了他的胸膛，将他狠狠推了回去！

那刑警不动了，只能站在原地。

苏清河挤出笑容，他说：「婚宴快开始了，去拍照吗？大家认识这么多年了。」

「嗯，一起去拍照吧。」

苏清河他们转过身，往外边走去。

可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却有两个刑警站在了门口，根本没有离开的打算。

以苏清河的办事速度，相信其他的出入口也被派人堵住了。

我在心里暗暗赞叹了一句能干，尝试着往前走去，韩若雪却忽然很紧很紧地抱住了我的胳膊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回过头问她。

韩若雪咬着嘴唇说：「他们为什么都来了.....」

「不是你邀请的吗？」

「是我邀请的，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请帖，可今天早上明明有猎罪人的新闻.....」韩如雪忽然看向我的眼睛，小脸上带着一些绝望，「为什么.....刑警队有案子不赶紧去办，一群平日里的大忙人，却在有案子的日子一个不少来参加我的婚礼？」

我轻声说：「因为你是大家心里的宝贝，每个人都想祝福你。」

「别想骗我。」

「好了，我们去拍照。」

无论我怎么想往前走，韩若雪都死死抓着我，不松手。

我无奈地说：「大家都等急了，去拍照好吗？」

「我不要.....」她将脸埋在我的胳膊上，刚才还能克制住的泪水现在却落了下来，她呜呜着说，「为什么全都来了.....姐夫.....你是不是要出事了.....」

我安慰着说：「你的妆都花了，不要再哭了。你想想，到时候大家要给你拍照，你要让他们看到你哭花脸的模样吗？」

「我不要你出去！」

「没事的.....」

「我想起来了，他爸喜欢红酒，在这个会所里搞了个地下酒窖。我现在就带你过去，以后我每天都给你送吃的.....」

「若雪，你知道包庇是多大的罪行么.....」

「你可以从通风口走，这会所就是他们家的，他们肯定知道通风管道的线路.....」

「你冷静.....」

「我不要冷静！我不要失去你！姐姐已经走了，我不能看着你出事，要是你也走了，我以后连梦到姐姐都要害怕！」

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，认真地说：「冷静下来好吗？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。」

「呜呜，姐夫.....」

「你姐姐以前总是感慨，她说像你这样傻傻呵呵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穿婚纱的模样。今天我替她在这见证，所以你至少要漂漂亮亮的，好吗？不要为我担心，我啊.....今天既然来了，就代表我有必须要来的理由。」

我伸出手，轻轻再次拭去韩若雪的眼泪。

她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

会所外面，搭建了鲜花围墙和气球。

刑警二队的人们站在那儿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牵着韩若雪，来到了鲜花围墙旁。

等站在苏清河旁边，我轻声说：「今天怎么不打扮得英俊点？尤其是你这头发。」

他扭过头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最后说：「我昨晚突然有案子，来不及洗头.....你今天很帅气。」

「我一直都比你帅，但是你这头发太乱了，等等我.....」

我走向了自己的车，那刑警二队的人们连忙跟在了我的身旁。

我不慌不忙，来到自己的后备箱旁，然后拿出了一顶帽子。

其实那只是很普通的鸭舌帽，我回到了苏清河的身边，将鸭舌帽戴在他的脑袋上：「嗯.....这样看不见你乱糟糟的头发了。好了，大家拍照吧。」

摄影师对着我们拍照，他拍了几组之后，笑着对我们说：「可以了。」

我说：「再拍几张。」

摄影师解释说：「先生，已经拍了很多张了，到时候你们可以慢慢选。」

「再拍几张.....好吗？我们仨人单独拍。」

摄影师有些为难了：「新娘还要和其他人拍照的.....」

韩若雪说：「不了，我就和他拍。」

听见韩若雪这么说，摄影师自然也没意见了。

我双手搭在了苏清河跟韩若雪身上：「我们三个.....真的是认识很多很多年了。多拍点照片吧，也许以后就看不到彼此了。」

